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  
 途殊別孤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  
 近理人聞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皂白  
 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  
 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  
 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  
 夜之地豪釐至髮之物不以為難焉苟所不  
 達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萬岱千雲之峻峭  
 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  
 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躡埃塵以遺累凌大遐  
 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  
 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懸信者之無文垂以方  
 法炳然若明小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然而  
 後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茶葉而不識粘蜜  
 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  
 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  
 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  
 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

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  
 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明彭  
 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  
 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  
 妙於心得運逸鑿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本  
 無蔽膚之具貨無謀少之儲而高談陶朱之  
 術自同荷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  
 疾而言精和鶴之伎屢奔此而稱究孫吳之  
 算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銷汎迹  
 監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竭宛  
 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  
 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闢以為  
 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  
 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  
 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  
 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為我為學之所致哉始  
 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  
 之哉若本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  
 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  
 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為無耳世人

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言  
 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  
 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  
 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  
 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  
 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  
 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亥不洞地而求柯條  
 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  
 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  
 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  
 又未過而求要道未可得也凡丹金液最是  
 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實精愛最  
 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  
 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  
 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  
 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  
 廣知也蓋籍眾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  
 猶世主治國為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  
 論之猶工匠之為車馬輜輳轉莫或應虧  
 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

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于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休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方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慧銳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開素業又情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夫為道不在多自為己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盡待不必之大事

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手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疏乎是以斷殺辟兵獸劫鬼魅禁禦百毒治救眾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過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貪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竄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故縱遊行饕人祭醮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電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

秦穆王嘗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微山川草木井竇沔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綱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見蟲樂人之吉愆人之苦矜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佞詭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然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及展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煉臘罵詈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仇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危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

富不公不平淫佞傾斜暴寡搶遺取施  
欺給誣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  
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相  
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  
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餉他人  
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  
人取物越井跨窺晦歌朝哭凡有一事輒是  
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  
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  
者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於子孫也諸  
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  
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然  
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行求遺器  
物若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葬祭牲祭祀所用  
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  
言枉然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然其取非義  
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  
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  
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然人則當思救濟應死  
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

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  
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使受吉利轉禍為  
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  
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  
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  
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然子為親  
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為惡事易作而  
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  
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揚譽  
者不能解陰罪若以齊姜之生死而疑陰陽  
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  
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  
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  
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  
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蕪草以  
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  
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  
亦壓盜也有息則入生地而止無息也天下  
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  
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

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  
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軌如此一車之  
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况一房乎或曰竊聞  
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  
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  
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  
不沉不浮絕險絕幽巖嶺崑崙崑崙崑崙崑崙  
意並遊玉井泌運灌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  
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  
珠金玉噫噫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  
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  
杳魏魏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平  
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  
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  
所松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  
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  
兩半同昇合或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  
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  
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丹于  
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燭無足立之命門形



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姦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宜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來玉液於金池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論之水火水火

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異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八月

塞難

守一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乎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銷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窰雖由之以成形而鋼鐵之利鈍鑿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窰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是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沌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